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金鍾傳 第四十七回 逢乞丐仗義恤孤 避凶鋒舍財憐寡

話說杜清見申李拜帖，聞知他二人業已順風而去，遂派快馬追趕。那馬夫檢了一匹快馬，沿河追去。他在河岸追趕，申李二人之船在河心跑風，況河中來往之船不可勝數，雖然趕得上，亦難相識。那馬夫趕出百有餘里，並問不著蹤跡，焉得再向前往，不得不回州覆命。且說申李二人所乘之船，是日過午即抵天津。這時，風頭亦改，不能前發，遂泊船於天津城外。申李二人正然閒談，聽得河岸有一乞丐小兒唱道：

人生世上，歲月如梭，百年光景霎時過。總有金銀財帛，也帶不去許多。雖有孝子賢孫，也替不了甚麼。不過是好衣裳，美棺槨，送到荒郊，埋在土窠。清明中元十月朔，焚上些紙錢，供上些食果，三杯清酒，二枝香火，大哭一場，又待如何。那焚的紙錢亦難益我，那供的食果亦難飽我，那酒也難醉我，那香也難享我。子孫仍子孫，今我非故我，生前果然善事多，也見不著閻羅，也會不著孟婆。刀山劍樹與奈何，其奈我何？倘如不然哪，見閻羅地獄裡若何，會孟婆輪迴裡若何，其中慘苦不能說。這麼折磨，那麼折磨，死不死，活不活，哈哈，還敢作惡麼？還敢作惡麼？聽乞兒警世歌，句句鋼鋒斬惡魔。從今莫貪那硬頭貨，倘不信因果，任你強爭奪，森羅殿上笑哈哈。鐵面不怕爾兇惡，能饒過誰呀，能逃脫那個。

李金華聽至此處，便下船而去，向那乞丐小兒道：「你唱的好歌，就是有點缺處。」乞者道：「缺者為何？」李金華道：「若如此說來，那子孫也不必祭奠了。」祭禮胡可缺耶，恐無益於亡人耳。乞丐道：「非有缺處，還有一解了。」李金華道：「怎樣解呢？」乞丐道：「先生少站聽我唱來。」說罷，遂手敲竹板高聲唱道：

人生世上莫作惡，須向善字從頭作。善事雖多，孝為首說。只要你踏實無一錯，事父母須溫和，為的親歲原不多；葬父母莫刻薄，為的親葬不能挪。隨時祭奠休忽過，千般善事休蹉跎。父母生前善事多，從此成聖亦成佛。豈不知一子修善行，九祖昇天麼？父母生前倘是惡，也可超脫，也可超脫。總要你盡孝不懈惰，求甚得甚麼？這一解與孝歌，爭先行孝莫讓過，敬父母即是你的護身佛，勝似遠方禮拜苦奔波。果能生死葬祭盡妥安，一點真誠永不磨，庶幾人身不虛得，庶幾畜生皮可脫。縱不能修香火，念彌陀，也保你造到無量菩提果。仔細想想哪，何等快活。

唱畢，李金華道：「人能盡孝，就能如此。這孝萬不可不盡了。」乞者道：「人而不孝，禽獸不如。」甚勿昧本來，為衣冠中禽曾，致貽乞兒譏笑也。李金華道：「你所論高極，但不知這個唱兒是誰教與你的？」孝從心生，何待人教。乞者道：「這不過隨口而唱，還有甚麼譜麼？」莫作唱兒看，出口成孝譜。李金華道：「果出尊裁，誠令人羨慕。即到船上自有周濟。」說罷，便手拉乞丐，同登三板。居然領至艙內，讓他落座。不以乞兒見輕，迥異庸流。又問道：「你係何方人氏，怎麼流落至此？」乞者道：

「先生問及於此，也就一言難盡。敝居安徽滁州姓謝名子蓮，我父官諱上春下輝隱居不仕，於今春正月間去世。我母早亡，撇下我一人，幼而無依，不料竟為人所共欺。誰是宗族，誰是鄰里，我萬出無奈，不得不立志北上。」李金華道：「逃至此有何投奔？」乞者道：「我有胞伯，現任保定。」李金華道：「莫非就是那謝杏村先生麼？」乞者道：「那係胞伯之號。」愈說愈近。李金華起身道：「失敬失敬！」申孝思亦起身道：「少兄台何至於此？」李金華忙令李忠到了大街，買了幾件新鮮衣服，與謝子蓮換了。謝子蓮道：「二位先生尊姓高名，如何待我若此之厚？」不惟子蓮生疑，即閱書者亦代為之疑。申孝思將名姓皆告明謝子蓮，並道：「令伯大人前任此處知府時，救過李先生未過門的夫人，現今帶任保定，令伯大人認為義女。少兄你與李先生還是門義親哩。快快行個義郎舅禮罷！」孝思可為趣極。謝子蓮果然向李金華深深一揖。李金華自然相還。申孝思道：「稱你為兄，我年歲過長，況係李老弟為義親，你算老弟罷。老弟你今多大歲數？」謝子蓮道：「一十三歲。」幼不忘本，壯必超群。申孝思道：「你上保定怎麼跑到天津來了？」謝子蓮道：「我要飯討生，還有甚麼準頭，況且又不認得路呢。」李金華道：「是這麼說，是這麼說。」申孝思道：「果然是親三分相麼。」說著，三人不覺大笑。晚飯業已齊備，三人用過，又說了些閒話。觀子蓮與金華奇遇，雖曰在人，豈非天緣善巧哉。前有謝公之方便，收金華待聘之妻，保定美操，視義女如己女，何其懷仁無儘量也；今有李公之方便，收杏村落泊之姪，矜恤孤貧，視義親如至親，何其仗義無區別也。然子蓮與淑媛同在髫年，同遭窮迫。一則迫於不得已，而流為妓女，非獨標雅淡，不足彰其堅貞永操。一則迫於無可奈，而流入乞兒，非獨唱孝歌，亦不足彰其固窮幼志。淑媛也而淑身如玉，子蓮也而蓮潔香遠，彼此磨歷各成其志，天使謝李交相收蓄保節矜孤，同一善行也，前後恰遙相對應。

正欲安眠，忽聽河岸之上有婦人哭聲不止。歌聲才止，哭聲忽來，波外生波。申孝思道：「這是那裡痛哭？」悲不忍聞。李金華仔細聽聽，用筆用情，一樣仔細。謝子蓮道：「不用聽了，這又是河岸之一個老媽媽哭。過午哭了一次了。」夜半哭聲到客船，有心人曷能忘懷。李金華道：「也不知為的甚麼？」謝子蓮道：「聽說他有一子外出，年餘不見音信，家中難以度日。他兒媳百出無奈，自賣本身，以養其婆母。他兒媳婦今日過午被人買去，這是他婆母痛哭。」大不吉祥之兆。李金華道：「不知賣於何處？」謝子蓮道：「知不真切。」申孝思道：「我下船探聽探聽。」李金華道：「我去探聽罷。」說著便起身下船。

到了岸上，遇見一人，遂問道：「兄台少住，有話請教。」那人站住道：「好說好說。你老有甚麼事？」李金華道：「時聞一婦人痛哭，聽說他有一兒媳，已賣於人，不知賣到何處，請問兄台知其詳否？」那人道：「你老當是他真哭麼，他這盡是假相！胡弄不知道的。裝模作樣，大哭小叫，非不良婦，不能弄這伎倆。他兒被他趕出，他媳被他逼走，因他婿家無人，竟將他媳賣到東關杜家去了。」李金華道：「有此等事。他家姓麼？」那人道：「他兒叫作馮助善。這個老婆娘家姓田，係馮助善後娘。從鄰人口中，道破真情，方見前回送官坐誤，惡毒心腸。他兒媳娘家姓高，現今買他的這一家並非此處人氏，係河南固始縣人，姓杜名潤。被流賊之害，進京找其族家，未曾找著，回到此處買了一處房宅，孤身一人，欲辦個妾，好與之作吃作穿，故將馮高氏買去。」李金華道：「多多領教了。」問者仔細，告者詳明，毒婦作排，略見大概。那人拱手而去。

李金華回至船上，訴說一遍。申孝思道：「這必是杜兩亭族間兄弟。何不前去一問，若可挽回，豈不更妙？」李金華道：「天將二鼓，即可速去。叫李忠與弟同往。」申孝思道：「不錯不錯。」

李金華遂同李忠直赴天津東關，找著杜家門首，將門叩了幾下。門內有人應聲而出，開門相見。李金華道：「杜先生在此處住否？」答道：「豈敢豈敢，那便是在下。尊兄有何事到此？」李金華道：「兩亭兄與先生同族否？」杜潤道：「係弟伯叔兄弟。」既是兩亭兄弟，自易挽回。李金華道：「弟係江南之李金華也。與兩亭兄拔貢同年。」杜潤道：「不識尊兄大駕至此，有失遠迎，請裡面敘話罷。」說罷，二人攜手而進。來至客座，分賓主落座。

李金華道：「兄台如何到此？」望乞賜教。」杜潤道：「去年冬間，被流賊之害，一家失散，不知死生，弟自己帶了百餘兩黃金投向京都。家兄久已卸任，亦不知避居何處，遂回到天津。實難回家，一題回家，便渾身立戰，真是將膽唬破了。故在此買了一所房宅，置了幾十畝田地，為長遠之計。」李金華道：「聽說兄台納了一位如夫人？」杜潤道：「尊兄怎麼得知？」李金華遂將所聞訴明。杜潤道：「題及此事，弟正在難為之際哩。過午時候，接他到來，他直是暗暗彈淚。弟何曾知這些情由！及細細追問，方知其詳。弟豈敢作此大孽，不得不將他寄在鄰家，保其名節，不敢污人名節，是真君子身份。明日在作計議。」李金華欠身道：

「兄台大德，深人景仰。但他婆母甚屬不理，不識兄台將何以勸之？」杜潤道：「他的身價我分文不要，再排說個正理，並交明是他的鄰佑，自無後患。」不知如何排說，下回分解。

注解：

天下之善，莫大於孝弟。天下之惡，莫大於不孝不弟。孝弟固人所自盡，而不惕於因果報應者也。顧論孝弟而不言因果，則人或疑孝弟必無報應。將謂能孝能弟，不過如是，即不孝不弟，亦不過如是，恐孝弟者因之而日少，不孝不弟者且因之而日多也。不知

說天堂，即言孝弟之究竟也。明地獄，實立孝弟之監觀也。聖經賢傳，無非講孝教弟之義。佛說道語，罔弗勸善懲惡之書，謝子蓮固聖賢之品地，仙佛之流亞也，故幼不猶人，無聊之庚呼都成熙朝之盛典。貧而乞食，自然之天籟，半屬華國之文章然非有心世道者，入耳而欣賞之。幾何不隨俗調野腔之淹沒不聞哉。於以知仗義恤孤，適泄其維持風化之深心也，獨是恤孤與憐寡並重，恤孤宜急，憐寡尤宜急，恤孤宜爭先憐寡尤不宜讓人。金華之為善，固有惟日不足之心，而遇先我而為之者，亦可周章以成他人之美焉。杜潤欲立室家，又不欲人各離其室家，雖當室家流散之頃，獨能捨財憐寡使人失家之後，得以終有其室家，全人名節一舉，應不在兩亭鑿泉下也，此無愧為杜淦杜清之弟兄也哉。

理注：

卻說養素子，救了謝公，杜鑿泉滅了賊寇正是金丹火候，是文烹武練之功。養素子，救謝公是溫養太和。杜清除賊，武練魏勇等過風化店，被獲。是一善消惡。才能俗成風化。又言杜清見申李二人拜帖聞聽船得順風，一直到天津是自泥丸宮，過印堂，至玉池。申李到天津，收謝子蓮。言謝子蓮，伊父去世，譬華落蓮成。又見杜潤送回，馮助善之妻者，是亟養保護，助善之義也。

儒雲：

存理遏欲保太和，鑿泉澄清滅諸惡。